

并州话回

老太原的「送灶词」

彭庆东



充满仪式感的春节饰物

郝妙海

历代诗人都有恭送灶王爷上天说好话的诗句，老太原的百姓也有“送灶词”。如一首《只说好来不说坏》的“送灶词”：“又到腊月廿三，灶王爷爷请上天；备好草，拌好料，灶马喂得啾啾叫；走大道，过小桥，一路顺风平安到；供的糖瓜甜又甜，吃不了了你荷（拿）上；玉皇问来说好，只说好来不说坏；三十晚上迎你回，老少早晚把你拜。”这类“送灶词”属恭维顺耳的好听话，并附上“贿”送礼物，哄灶王爷开心，以求得灶王爷在天庭之上为自家多多美言，保佑一家老小平安。腊月廿三清晨，老太原人除了往灶王爷嘴上抹麻糖蜜、补贴“车马费”之外，还要摆好供奉，从锅台上方“请”下被一年烟火熏得黑糙烂污的灶神像，放在纸马、纸草料上一块儿焚烧，边烧边祷告念“送灶词”，此一番操作，也算摸准了灶王爷的脾性，表达了对灶王爷的敬畏与无奈。

还有一首《磕头祷告灶王爷》的“送灶词”：“磕头祷告灶王爷，我家常把你供献（奉）；孝敬公婆不打骂，妯娌相处没闲言；你天天旤在厨房里，俺顿顿省吃又俭用；难免抛米或撒面，你老人家多担待；糖吃不了全拿

上，上天多把好话添；大年一早回家来，供奉你老吃扁食（饺子），还有枣山山。”全段语言朴素，叙事实，是家庭主妇一年来的“厨灶总结”，自述不足，以求得灶王爷的同情，也是让他在天庭上多多陈善。这首“送灶词”再现了老太原人祭祀灶王爷的情景，语言通俗生动，体现了市井之气和昔日老太原人的原生态生活。

不过，也有另类“送灶词”，倾吐着心中的愤懑与不平。曾经听过曹强先生即兴说的一段太原莲花落《张癞子送灶神》，大意是，有个叫张癞子的穷汉，无钱购买香火祭祀灶王爷，“送灶”时，张癞子别出心裁，用劈柴代替香火，下跪磕头还念念有词：“三根劈柴一阵烟，我送灶君上西天；上天莫把好话说，人间张癞真可怜。”古人不乏借送灶发牢骚之诗，如宋人吕蒙正就有一首《祭灶诗》直诉辛酸：“一碗清汤诗一篇，灶君今日上青天。玉皇若问人间事，乱世文章不值钱。”可见老太原《张癞子送灶神》的笑话并非杜撰。

腊月廿三送灶神也是老太原人为了避免节日里无节制浪费的铺垫。

平遥年味“合碗子”

杨鹏程 文/图



在平遥，无论是年节气氛热烈浓郁的过去，还是年味已然淡薄的今天，如果有一些年的味道真的不曾改变的话，那一定是制作“合碗子”时的肉香。

“合碗子”是蒸菜，用直径3寸、敞口浅底的土陶碗码菜蒸制。传统的“合碗子”，包括烧肉、大肉、蹄子、酥肉、糟肉、丸子等。烧肉是红烧肉切片或切条；大肉则是煮好的肉直接改刀切方块；蹄子略不同，为菱形块且不切断；酥肉是瘦肉挂糊，油炸后切条；糟肉就是酱梅肉、腐乳肉；丸子和各地炸制的丸子不同，平遥的丸子以清蒸为主。

父亲的年菜是老三样：一罐黄豆芽，一筐箩黍米面炸的油糕，还有若干成套的“合碗子”。

黝黑的铁锅架在柴火灶上，沸腾的铁锅里，是各种肉食，肉香混合大茴（八角）的香味，飘满整个小院。

这时，父亲一般都会叫我去尝尝肉的味道。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膘肥肉厚的大肉，吃到嘴里，油能从嘴角爆出来。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吞噬全身。

“刺啦”一声，煮好的肉下油锅了。少时，一块块色泽红亮的烧肉就出锅了，烧肉会被

再次浸泡在煮肉的原汤里，直到烧肉的皮上起了一层黄亮的油泡，显出悦目的虎皮花纹。

接下来就是改刀、衬菜、码菜。改过刀的肉，肉皮一律朝下，均匀整齐地摆入土陶碗中。为了“合碗子”食材更多样，口味更丰富，也为了最后扣碗造型饱满好看，人们还会加油炸的豆腐片、土豆块当衬菜。

一切停当，“合碗子”里加大料、葱段、姜片、花椒水，上锅蒸。平遥话讲：“烧七成，煮八成，要吃熟的上笼蒸。”

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，有时我会忍不住睡着了。当耳旁隐约传来爸妈小声的嘀咕“熟了”，我会瞬间来了精神。

平遥年菜“合碗子”上桌的最后两道工序，堪称这场悠扬“协奏曲”最后的高潮：

其一，扣碗。打开升腾着热气的笼屉，迅疾拿出“合碗子”。取一细瓷大碗扣在土陶碗上，滗出多余的油和蒸气水，一个鹌子翻身，陶碗中的蒸菜，端端正正落入细瓷碗中。

豆腐、土豆的衬菜在下，码好的条形烧肉、块形大肉、菱形蹄子在上，露出红亮整齐的肉皮，让人食欲大增。

其二，浇汤。这是画龙点睛之笔。煮肉的高汤或蒸菜滗出的清汤，回炒锅煮开，加盐、酱油少许，撒入葱花、姜末、芫荽，淋香油后出锅，浇在冒着热气的“合碗子”上。

肉的清香，葱姜的辛香，芫荽的鲜香，小磨香油的醇香，令人垂涎。

从腊月末到出正月，用低温冷凝油脂保存的“合碗子”，总是会出现在平遥家招待亲朋的餐桌上。

中国人过节，最讲究仪式感。因而，过年时的一件大事，就是利用各种饰物，把家里家外、院里院外，尽量装扮得红红火火，以祈盼来年的日子祥瑞幸福。

窗花

旧时，晋源民宅几乎全是方格糊纸的窗户。年前扫尘以后，换上新的白麻纸，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贴上用红纸剪的窗花。窗花都是各家的姑娘、媳妇自己剪，当地叫铰花花。

那会儿，一进腊月门，街上便会传来小贩们“揭红纸来”的叫卖声。姑娘、媳妇们揭几张红纸回来，便会互相交流窗花花样。当选好合意的花样子后，将其用煤油灯熏到裁成同样大小的红纸反面上，然后，将这张红纸与其他四五张红纸，用麻纸捻固定，便可以铰了。这样，一次便可得到四五张一模一样或一正一反的花花。

当时的花花，大致可分为三种。最简单的一种，是单独的一个窗格一幅。如“十二属相”“喜鹊登梅”以及一些花草图案等；第二种，是以多张单幅组成一个连续图案，当地叫“一汇汇”，这种，多有故事情节，如“老鼠娶亲”等；还有一种叫“团花”，较上两种复杂些，大多用一张红纸剪成。一个花花差不多可贴满一扇窗。待花花往窗上一贴，立时便满屋喜气。

年画

贴年画，也是晋源过年时的传统习俗。

当年的年画，常见的有两种：一种为单幅，一般为对开纸大小，也有全张的；一种叫“四扇屏”，长条四开，四幅为一组，这种有绘连环画的，一条又分四个图，也有一条一个图绘风景花卉人物的。

年画题材范围广泛，主要以反映人们的美好心愿和生活情趣为主，大都色彩艳丽，喜气洋溢。

对联

晋源人称春联为对子。早先的对子，全是手写。一进腊月门，村内少数几个有文化、书法好的人就忙上了。书法好自不必说，肚子里墨水少的人也不敢揽这活儿。因为早先的对子，绝没有现成的联语让你抄，而是要根据主人的需要拟出来。

晋源人贴的春联，除普通的对联、斗方、横幅、顺贴、耳朵（小斗方）外，有两种较有特色。

一是倒贴福字，寓意“福到了”。但在晋源，只有贴在屋内的福字才可倒贴。而大门上或照壁上的福字仍是正贴，说是怕进门后的“福”又倒出去。

与倒贴福字相似的，还有贴“倒有有”。即在米盪面缸粮食瓮上贴一个颠倒都是有的双有字，意即上上下下怎么都会有。

二是挂大字（有些地方叫花纸）。大字七彩艳丽，一般有专人浸染后出售，五张为一幅。村民买下后，在其中四张空白的七色圈中写上四字一句的吉祥话，中间一幅则空着。最后，将五张贴于一条结实的绳上，张挂于街门外与天地爷、土地爷上方，十分喜庆。

晋源与对子配套张贴的，还有个叫“天关关”的东西。天关关，用五色纸剪成，长条状，约1寸宽、5寸长，顺长反向在两侧各剪一条穗子，折成细折。五色五条在中间粘连到一起。年三十白天，对联贴好后，或四角，或中间，将它们粘到对联上。这一下，满院子五彩缤纷、红红火火，年的味道便浓浓的了。

灯笼

过年时增添喜庆气氛的，还有灯笼。

不过，旧日过年时晋源地区并不像如今这样大规模张灯结彩。大多数人家只在天地爷像（大都在院内正房中门东侧的墙垛上）上方悬挂一个自制的小灯笼。灯笼内置灯盏或蜡烛。年三十晚上点着后，院内便有了一点光亮。在没通电的那些年，这点微弱的光亮，使整个院内有了一种别样的年的味道。而天地爷的那一方小天地处，在燃香之后，更是红光闪烁、烟雾缭绕，祥和喜庆的气氛要更加浓厚一些。

柏叶

柏树，在民间被视为长寿树。由于其枝叶常绿，且能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，晋源人便把柏树枝（当地叫柏叶）视为一种辟邪辟瘟的吉祥物。在年前张贴对联的同时，会在街门、房门等门楣处，插挂柏叶。这些柏叶，过完年也不会取下，让祥瑞之气，年的味道，一直延续下去。

如今，春联、窗花，还有灯笼，虽仍是过年时离不了的饰物，但大都是买来的。虽档次更高，花样更多了，但昔日的那种仪式感，却似乎不那么浓了。传统年画更是很少见了。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